

大學衍義補卷之四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

上 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廣陳言之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蔡沈曰。昌言。盛德之言。

陳櫟曰。舜禹好善之心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臯陶之昌言。此舜好善無

窮之心也。

臣按帝舜以臯陶旣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善言。此可見聖人之心。未嘗自聖。世雖已治。而猶有願治之心。言雖畢。陳而恆有渴聞之念。此帝世所以君無失德。事無過舉。而民無失所者歟。

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蔡沈曰。違。戾也。言我有違戾于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

呂祖謙曰。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

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欺君而爲面是背非者。聖人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
尤明如此。

臣按帝舜之德。有虞之治。萬世不可加焉者也。舜之所行。豈有背於道者哉。而猶求臣下之弼正。尤恐其面前或相從順。而旣退之後。又復有言也。後世人主。無帝舜萬分之一。已有過失。惟恐臣下之有言。一有面折廷諍者。斥責輒加之。甯受人之面諛。而不恤人之背言。此其過惡。所以益彰。而治效所以不古若歟。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爲舜乎。朱熹曰。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兩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朱熹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舜之所爲。又有大于禹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臣按聖人之所以聖者。以其生稟聰明。能知人之所不能知。備有眾善。能有人之所不能有者也。帝舜不恃其知。而好問察于眾人。舍己之善。

而樂取善于眾人。是蓋能以天下之知為知。眾人之善為善者也。惟其知眾人之知。是故其知愈大。有眾人之善。是故其善愈備。知大而善備。此聖人所以益聖。而舜所以為百王之盛帝也。

歟

書。胤征曰。每歲孟春。迺人

宣令之官

以木鐸

金口木舌。施政教時。警眾

之器

徇于路。官

以職言

師

以道言

相規

規正人。君相規之得失

工

工百執

執

藝事

技藝之事

以諫。其或不恭。

不能規諫。是謂不恭

邦有常刑。

臣按三代盛時。人君為治。惟恐一行之不或謹。

一事之不或舉。一臣之或非其人。鰥鰥焉以求。

誨于其下。非徒朝廷之上。輔弼之臣。朝夕納誨。隨時規諫而已也。又於每歲孟春之月。使宣令之官。振木鐸以徇于道路之間。使夫官之有職任者。師之有道德者。咸相規正。胥教誨于其君焉。不特此也。於凡百工之人。莫不使之執其技藝之事。以諫諍於其君。如伶州鳩諫周景王之匱財罷民。匠師慶諫魯莊公之丹楹刻桷。是已。蓋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忽也。

說命。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

輔台。我德也。

蔡沈曰。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旣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祖謙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爲霖。

蔡沈曰。高宗托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

一息然一節深一節也

石曰作礪使成己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

啓

開也

人心沃

灌溉也

朕心

蔡沈曰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漑我心而厭餒

若藥弗瞑眩

飲藥而毒謂之瞑眩

厥疾弗瘳

愈也

若跣弗視地厥

足用傷

蔡沈曰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王炎曰己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己之不明

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臣按高宗爰立傳說作相。置諸其左右。未遑他事。首命之以朝夕訥誨。以輔己德。可謂知所本矣。置之于左右。是欲說無處而不在也。誨之于朝夕。是欲說無時而不言也。望之切。至諭之以金之礪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以見己之必資于相臣之納誨。其切有如此者。然猶以物爲比也。至若譬之以苦口之藥。跣足之行。則又以身之所病。足之所傷者爲喻。其望于說者益切矣。然猶以形言也。至其所謂啓心沃心之言。是欲

君臣之間。心心相契。有如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潤。其漸涵浸漬而入。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高宗求誨于相臣。其切如此。此其所以嘉靖殷邦。而爲三代之令王也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誰也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蔡沈曰。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于已。不必責進言于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臣按此乃傳說答高宗納誨之命言之也先儒有言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功人臣進言之機也高宗欲資之于人故以納誨責其臣傳說使反求諸己故以從諫之道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

行也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蔡沈曰古人于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于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罪也。

蔡沈曰。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於耳者。非難。行于身者爲難。王忱信之。亦不爲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于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

臣按高宗望傳說以有言。而說勸高宗以力行。說之意。以爲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嗚呼。若高宗者。可謂切于求諫。而傳說者。可謂忠于事君者矣。故備載其君臣相與之辭。以示萬世之法。

詩小雅雨無正其第三章曰。如何昊天。

呼天而訴之也。辟言

法言也不信。如彼行邁。往也則靡所臻。

蘇軾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輔廣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績效隨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者。亦將何所底至哉。

其四章曰。戎兵也成不退。飢進也成不遂。曾我誓御。近侍也

懔懔憂貌日瘁。病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告也聽言則答。譖

言則退。

朱熹曰。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饑饉已成。

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摯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曰
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
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
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于王矣。其意若
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若是。愬無憂貌乎。
朱善曰。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
謂隱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
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爲計則得矣。而以君臣
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其五章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病也。疇可

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朱熹曰。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于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言而好諛佞。類如此。

臣按此詩。先儒謂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若今之近侍。在君左右。而不得盡言。親見當時之爲。

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爲之君者。非徒不責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爲病。言纔出諸

口罪已加其身。彼夫緘默以保祿位者。當言者不能直言。不當言者乃巧爲之辭說以取容。自處其身於安佚之地。其自爲計則得矣。如吾君何。此詩所以作也。人君居清閑之燕。試因詩言以察時事。反而求諸朝廷之間。臣僚之內。其肯盡言爲國者。誰歟。詩所謂聽言則答。諧言則退。無乃今日臣僚中亦有類此者歟。所謂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態否歟。吾之臣子無乃亦有出言以爲病。而受禍患者歟。其